

憶成澎湖

(下)

劉本欽

大小離島別有風光

澎湖是台灣的外島，但澎湖羣島中，若干外圍小島對「馬公」本島而言，則稱「離島」。離島大小六十三個，有人島嶼二十，其中有幾處僅是部隊駐防，並無民衆居住，他們終年與海天爲伍，戰士戍守海疆，民衆從事漁撈，過着極其孤寂簡樸的生活，當然談不上現代化的化裝、理髮、影劇娛樂等享受。因此防衛部特別組織了一個「離島勞軍團」，用一艘約三百噸的小輪，載着男女老幼的勞軍人員，前往各個離島，一面勞軍，也就一面慰民，因爲在離島上的軍民，已融洽無間，軍民一家，實在已無法把他們強行分開了。

四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勞軍團一行廿八人，由我率領，自馬公港出發，經桶盤嶼、虎井嶼、八灶島（望安），將軍吞、七美嶼、花嶼、東嶼、坪、西嶼、東吉嶼、西吉嶼、目斗嶼、西嶼、鳥嶼、吉貝嶼、大倉嶼，於六月廿七日返回馬公，共歷十日。勞軍團組成計有康樂（輕音樂）隊，電影隊、歌仔戲、醫療隊、理髮部、縫紉部、和日用品供應部等七個部門。在這十天的勞軍慰民行程中，總括攏來，有下面幾個特點，也可以說是收穫：

(一)爲軍民開眼界

離島居民有的一生未離開過本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隨船出海，在海上與人交換，或是行商乘便船前來叫賣。一部份駐軍，有的是自大陸淪陷後基於反共的熱情，參加反共救國軍，在海上誓死與敵人搏鬥的忠貞之士，也從未到過台灣，甚至也未到過馬公。他（她）們數十年沒有正式用機器理過髮，女人未享受過都市婦女用過的香水、唇膏，甚至比較好一點的香皂。自然更沒有看過電影、戲劇；也沒有看和聽過輕音樂的康樂表演。其他醫療、縫紉的服務，更是他（她）們所不曾想像的。而另外一些日用品的廉價供應，使居民可以不必經過輾轉辛勞，到馬公或台灣各地去買；也不必受行商的高價剝削。因此，我們勞軍團隊，每到一處，無不大受歡迎、男女老幼，全家出動、看戲、購物、理髮、診病，擠得水洩不通，團員們雖然手忙腳亂，疲累不堪，但心情却非常愉快。據統計娛樂部門以看電影的爲最多；日用品中則以香水和香皂的銷路最好。這次勞軍一行，真是替他們大開了一次眼界。

(二)陪看表演烤魷魚

當時離島勞軍慰民，因爲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每到一處，不但民衆男女老幼，興奮若狂，部隊戰士，笑逐顏開。大家蜂湧前來，真是盛況空前。而且當地的駐軍長官，和地方首長如鄉長、里長、和學校校長等，還要親自前來歡迎（送）

接待，而能吸引大批觀衆的，當然是電影和戲劇了，電影於晚間放映，海風拂面，可以驅除熱浪，有時皓月當空，潮聲拍岸，夾雜在自備發電機的軋軋聲中，不聞鷄犬聲，不聞蛙虫鳴。但見千百雙瞳孔，注視着銀幕上的畫面，電影中的音響對白，清晰響亮。情節緊張處，大家凝神聚氣，鴉雀無聲；情節輕鬆處，則又笑聲盈盈，掌聲四起，在炎熱的夏季中，親歷這種島上風光，孤島夜景，真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這是難得的輕鬆享受的一面。

可是在白天的康樂演出，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部隊戰士，除值勤者外，都欣然參加；民間除已出海者外，要出海漁撈的，也停止下來，必欲欣賞這從未一睹的場面，因此我們的輕音樂和歌仔戲的演出，也都大受歡迎，會場中擠得滿滿的。但因離島上的公共場所甚少，缺乏室內演出的條件，大多數是在廣場上臨時搭建戲台，以供演出之用，觀衆則扶老攜幼，自帶椅、凳，撐傘戴笠，在艷陽下來欣賞我們康樂隊員的表演，他們絕大多數是漁民，雖然也是汗流浹背，但因平時在海上的鍛鍊，已養成不畏烈日的習慣，故看起來津津有味，笑容滿面，不住叫好。但我却在這種情況下「慘」了。因爲白天的演出，地方的駐軍和民間首長，都要親來參觀。一方面是捧場，一方面也是由於有此興趣，在我來講，他們給了我

光榮，自然要陪同他們一起欣賞；在他們來講，是陪我這防衛部來的高級貴賓，他們也感到很榮幸。於是在他們陪我，我陪他們的情況下，我們坐列前排，大家都不便也不願隨便先行離開，一場表演下來，就是兩個小時，上午一場，下午一場，他們可以換人來陪我，我却無法分身代陪他們，炎熱的夏天，小小的海島上，烈日如火。上午太陽從東面出來，可能照射我的左面，下午炎陽西下，却毫不留情地炙熱我的右邊，十天連續下來，我的面部、兩臂，幾乎完全脫了一層皮，奇癢難受，奇痛難當。這就是在離島勞軍慰民一行中所獲得的身體上的最高代價，和心理上所獲得的最大安慰。

(三)七美人塚的故事

六月廿一日至七美嶼，為七美鄉公所所在地，島上軍民，聞勞軍團來，莫不興奮異常，大家合力，動手忙腳，於最短時間，以最快速度，搭成了一座相當寬闊的戲台，台下觀眾，在康樂隊尚未登台前，已自動集合在那裏，有坐的、有站的、有撐傘、有戴笠、有爬上樹枝、有騎在牆上、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表演人員在台上看見台下觀眾的熱情，因此表演也特別賣力，可說是盛況空前，收效極大。

在七美嶼上，有一個盛傳的烈女故事，即是「七美人塚」：據傳於明朝洪武二十年，倭寇大肆進襲沿海一帶，江夏侯周德興至福建，提練民兵十餘萬人，築城築塞，以防倭寇，倭寇見大陸不得逞，乃退襲澎湖之大嶼（七美）。恣意擄掠，凌辱婦女，有貞烈七女，自知不免毒及，乃相

率投井而死，以完其節，死後井上生綠樹七株。至今三百餘年，凡至澎湖者，莫不以至七美人塚一賭為快，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所懸為「美德」之一，故特受人敬重。

(四)花嶼島上魚腥臭

六月廿二日至花嶼，這是澎湖縣屬最西位置的一個小島，島上有我們英勇的反共健兒，並有(部份)現代化的通訊設備，以瞭解敵人海上動態。在戰術的地理價值上，是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惜這島上的碼頭設備，尚待充實，風急浪高，漁船停泊，頗感不足。而且環境衛生亦差，上岸後到處晒的魚蝦，腥味特重，其臭難當，漁民習以為常，倒不覺得，初到此地的人，頗不好受，使我深深感覺到經常處在大都市或幽靜村莊的本島或廣闊陸地上的居民，何曾想像到孤島漁民生活的滋味。寄語縣政當局，應該努力改善島上的環境衛生。因為據說在六十年前，島上曾患一次瘟疫，全島居民，僅贖下四個，當我們抵達該島時，僅有一位八十歲左右的老人尚在，由此可知環境衛生的重要了。

(五)東、西嶼坪美女香

六月十三日，勞軍團一行抵達東嶼坪，它與西嶼坪隔海相望，兩者之間，舳板往來，儼如家人，甚是方便。全團於下午到達，一切安排妥當後，已是夜幕低垂，天公不作美，偏偏又下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暴雨，晚間準備演出「神鷹武士」電影，電機發動後，暴雨突降，我們以為不會有觀眾前來，或者小貓三五隻，聊以充數而已。但事實上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暴雨一陣即停，西

嶼坪上的婦女特別來得多，她們無畏於暴雨的突襲，大家用塑膠頭蓋蓋着頭部，冒雨駕船前來，只見漁舟上星光點點，蜂擁泊岸，大家爭先恐後的趕來廣場，不一會廣場上擠滿了男女老幼的人羣，部隊戰士，也夾雜其間，軍民一家，團結和諧，這纔真正看到了離島上軍民的真正需要，這時雨過天青，一輪明月，從雲岫中鑽出，照得廣場上的漁家女兒，粉紅黛綠，特別顯出一幅生動場面。別小看了這離島上的漁家女，就她們的體型、身段、與白皙的皮膚而言，真可與近代都市的婦女比美而絕無遜色。據說過去荷蘭人殖民台灣期間，與我海外移民，互通婚嫁，直到今天，澎湖女兒，多為本島軍民爭取的對象，誠非虛語。電影放映後我們的日用品供應部門的生意特別興隆，就在當晚，我們攜帶的日用品中的香水、香皂、香粉等，被這些婦女們搶購一空，逼得我只好當晚急電馬公，趕快派人補充貨品，以免下一站缺貨。

(六)草灶難炊吃鹹飯

在花嶼上我們還遭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們勞軍團一行近卅人的伙食，係由兩位炊事同志負責辦理，沿途都是用在馬公先行準備好的木柴、煤炭，或是柴油為炊。到了此地，却使兩位炊事同志為難了。向民間借用的廚房，都是草灶——燒草的灶，與燒木柴或煤炭、柴油等的用灶大不相同。而燒草，他們又無此經驗。並且人多，用草的數量特大，民間一時也無法供應，好不容易東拼西湊，算是把飯作好了，可是大家一吃，我的天！鹹飯！那能下嚥。原來島上的

用水都是從井裏提取，炊事同志不知井水也有鹹淡，也沒向居民請教，隨便就近提取鹹水煮飯，結果，只好重作一次，海島生活，如此艱苦，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

（七）將軍喬廟宇壯觀

澎湖羣島附近海面，是一個漁區，近廿年來，由於政府的大力輔導，漁業大有進步，不僅近海漁船急增；遠洋漁船，在三百噸以上者亦復不少。漁民生活，已大獲改善。不過却以望安（八灶）島對面的將軍岙（澳）嶼為最幸運，生活較為優裕的漁民，大多集中於此。因此，將軍岙上的住宅，不但日趨現代化，鋼筋水泥住宅，櫛次鱗比。尤其廟宇，特別壯觀。漁民們生活改善了，對於海上的神靈，仍是特別敬重。因此凡是有入發起築寺建廟，莫不踴躍捐獻，十萬八萬，毫無吝色。我曾親見一所正在修建中的媽祖廟，捐款名錄中多者卅萬最少者一千元，一萬以上的特別多。可是若勸他們捐錢來修建漁港或碼頭，則他們的熱情，大為減低。他們也有他們的說法；認為這是政府應該負責做的。這對地方建設工作，倒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台海砲戰中的作用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台海砲戰突然揭開，共匪於第一天對金門的劇烈轟擊中，我三位高級將領，也是過去抗日戰中的名將吉星文、趙家驥和章傑三位將軍，同時殉國。其他也有少數傷患，在激烈砲戰中，由我各型船艦，冒着彈雨搶救後送，即以澎湖為途程最近的安全第一站。而

後方運送金門前線的人員、物資、武器彈藥，因為無法空運，也都聚集在馬公，候船於適當機會前往，於是澎湖的馬公港便成為台、金間的中「繼站」，「轉運處」，地位頓時顯得非常重要。防衛部為便利來往人員，物資的轉運，特別動員了軍民有關力量，務使人、物一到，便馬上有所安置，不能使物資堆積碼頭，人員流散街頭。同時對於傷患的緊急救護與醫療；過境官兵的生活照顧與秩序維持；市面物價的管制與民生用品的供應；部隊的康樂慰勞與士氣鼓舞；物資的屯儲與倉庫的安全；海空的巡邏與陸上的警戒等等，都分別採取積極的部署與措施。因此在砲戰初期的兩個多月中，澎湖——尤其是馬公鎮和馬公港，熱鬧非凡，故總統 蔣公會親臨馬公巡視，深入各階層，指示機宜，垂詢狀況，並慰問傷患。其態度的慈祥仁厚，檢查指示的精細週到，令人感奮莫名，不少傷患戰士，痛哭流涕，堅決要求，重上前線，與匪偽肉搏死拚，這種激越的場面，令人感動不已。

隨後上述三位將軍的骸骨，運抵澎湖，葬於風景優美，林木森森濱海的「林投」公園，「青山埋忠骨，英魂耀名園」，「國家不幸失良將，地方有幸葬英靈」。以後來往澎湖的人，都要到此行禮致敬，以慰忠魂。

風砂草木海濱浴場

澎湖是有名的風島，夏季西南季風，造成澎湖氣候的涼爽，安適宜人。惟冬季西北季風，則較強烈而歷時較長，每年十月至次年三月，為一

般人所習稱的風季，少則三五日，多達二十餘日，每年約一百一十日，其風速以十二月為最大，平均每秒九、三公尺。海上經常在六級風以上。季風一起，門窗緊閉，但聞風聲呼呼，有如鬼哭狼嚎，使人有毛骨聳然之感。每天風力數變，但多數是由小變大，初測六級風，半小時後，馬上轉為七級、八級、九級。我有一次從馬公到西嶼（漁翁）島上去出席指導一個部隊的代表大會，上午出發時，海上風力微弱，不到三級風，到下午三時大會行將閉幕，增至四級，半小時後增至五級，馬上趕到碼頭，風力已增至六級，且正在迅速增強中，因此我只好留在原部隊過夜，希望明天風力減小，再返馬公，誰知一待就是五天，到第六天的中午，風才慢慢的減小至四級，才於船行顛簸中返回防衛部，在部隊留住期間，白天冒強風觀察各單位，晚上與部隊主管及各單位主管談天說笑，或玩橋牌百分，才算渡過了難熬的日子。

有人說，澎湖風起，飛砂走石，未免形容過份，但據我親自經歷，曾有一次當我在逆風中行走時，必須俯首前傾，用力掙扎鑽行，在步履蹣跚中，慢慢的前進。突然一陣強風，迎面吹來，地面砂石，撲我一臉，幸虧我是「科甲」出身，戴着一付「進士」（近視）眼鏡，砂石打在鏡片上，鏗然有聲，幸好鏡片沒被打破，眼睛未曾受傷。在原地停立片刻，兩眼緊閉，以資調息後，睜開眼睛，忽覺身後沙沙聲響，急回頭往後看，你說是什麼？原來是一位老太婆，也是冒風逆行，由於阻力太大，行進困難，只好伏下，在地上

有如鱷魚般吃重的爬行，這就是我親自的閱歷。好在季風中倒替馬公的市政幫了大忙，他們可以減少不少的清道夫去打掃街道，因為強風都已經把地上的垃圾灰土吹走，柏油路面，乾乾淨淨，有如酒水車清洗過，誠屬難得。

因為風大，時長，並常於強風中夾有鹹雨，致草木生長困難，鄉間農作，到處可見用海水浸蝕過的磚石砌成的風牆，用以保護農作物的生長，樹木種植，也必須在背風的一面。一般說來，種樹防風，用以保護房屋；但在澎湖却是用房屋來保護樹木。因此在每家住宅背風面勉強可以成長樹木，但樹尖都不能超過屋頂，或牆頭。所以若干樹木，尖端都呈枯萎狀。只有拱北山區的「銀合歡」叢樹，比較容易繁殖，既可防風，又可作燃料，更可養羊，一舉數得。而近年來，縣府在馬公本島的「林投」海濱，有計劃的開闢苗圃，種植「木馬黃」海岸防風林，採取「逐步推廣」以林護林」辦法，漸進實施，已有成效。現已建成「林投公園」一處，背山面海，內建「忠烈祠」一所，樹「胡宗南將軍銅像」一尊，修築道路，佈置亭台、椅、凳，修築溝渠、水池，增添運動，娛樂設備，養育禽、獸、花、草等，再加上金門炮戰殉國的三位將軍的墓園。故已成為一處風景優美，林木葱蘢的一處觀光地區，也是人定勝天的偉大成就。

的發展，從空中下望，好像一塊綠色地毯，平鋪在廟側，下面估計可容將近一營官兵列隊休息，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名勝，樹下由縣府文獻委員會刻石考證此樹的由來和勝況如下：

「考此樹之由來，有兩說焉：或謂係三百年前由貿易船載來之盆植而移栽長成者；或云漂來自海上，為通梁村民鄭亨所拾而由林瑤琴所栽者。以縣文獻不足，莫微孰是。依澎湖廳誌載，此樹原在社神廟前東偏，始僅一本，已而氣根下垂及地，遂形成兩株，嗣以枝根互生漸繁，杈桠歧出漸甚，經過悠久歲月，乃蔚成今日之奇態，兩列垂根五十四，蔭蔽地面大半畝，其上枝葉茂密，禁鹿平鋪，望之儼然華蓋，村人暇輒游憩於其下，凡游宦嘉賓之來澎湖風者，莫不驅車往而欣賞焉。其為本縣勝景之冠，允宜遙與阿里山神木媲美云。」

上文所稱三百年前，或謂係明朝永曆廿七年。古榕垂根即氣根，五十四乃廿餘年前數，作者成澎期間，垂根已有增加；縣府亦視垂根生長狀況，視需要隨時設置鋼筋水泥支架，用以撐持其枝葉發展，免被強風吹折，近聞該樹垂根已逾六十四根，覆蓋面積當愈寬廣了。

澎湖地區，由於風強雨少，土壤薄，樹木生長既特困難，地面雜草亦不易滋生。且以地屬海島，不產煤、油；燃料均須仰給台灣供給，鄉間及離島居民，為節省燃料，均各就地情況採取野草，以作輔助，或全用草灶者。因此，一到冬季，地面、土間的雜草，均被拔（刮）得精光。有人戲稱「澎湖老百姓善於刮地皮」，真是幽默妙語。

澎湖風沙，影響草木，使澎湖風光，受到天然的限制，既如上述。但是澎湖到處有良好的海濱浴場，尤其馬公港內靠近金龍頭與陸軍碼頭間的一片沙灘，細潔光滑，海浪不急不速，灘面坡度甚緩，延伸海中近二千公尺。每當夏季，馬公鎮民，無論男女老幼，紛紛來此弄潮戲水，隨波逐浪。藝高胆大者，可以橫渡到對岸的側天島，距離約三千公尺。安全程度相當高，甚少發生不幸事件，確是一處很好的消夏之處。

跨海大橋雄跨遠東

成澎三年，感到最大的不便，就是馬公至西嶼（漁翁島）的交通問題。西嶼環列馬公金龍頭與風櫃尾兩鯊尖端，形成了馬公港西面的一個天然防波堤，而使馬公港成為一天然而極其寬廣的大港，萬噸左右船隻，在此港內可以自由進出錨泊。日本據台期間，曾經以此作為其南進基地，其重要性如此。馬公至西嶼，風平時，船隻五十分鐘左右可以到達，但到風季，却經常三五天至十餘日不能通航。咫尺天涯，深以為苦。

幸我離澎後，於民國五十六年，澎防部司令官尹俊上將有感於此，即向各方呼籲，希望於白沙鄉通梁村西側近古榕處，與西嶼之間，建一跨

海大橋，使馬公本島，經白沙島（兩島原已聯成一氣）至漁翁島之間，連結為一整體。經故總統蔣公批准興建，籌備兩年經兩年多的施工（作者於民國五十九年，曾經至澎湖故地重遊，親至施工場地參觀，悉其採用「臂伸式」施工法，不過，因其橋面較窄，故延伸速度較快，不似目前台北圓山高速公路高空陸橋延伸之緩慢），於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落成通車，全長二、一六〇公尺，連結三島為一體，由陸上可直達西嶼，不受季風，巨浪之影響，促進澎湖交通發展，加速經濟建設。且對軍事上的轉運有極大的便利。凡至澎湖觀光者，於參觀通梁古榕後，感到造化的奇特；再參觀跨海大橋，則可見其工程，與價值的偉大。因牠已是遠東最大的跨海大橋，直可與美國之金門大橋相媲美了。

風島景色物產人情

澎湖風島，歷代開闢建設，未受重視，致風光無可足多者。清道光年間，有進士蔡廷蘭（字香祖，學者稱秋園先生）曾題「澎湖八景」詩，不過聊具鼓勵作用而已。其詩云：

奎壁雙輝列宿聯，八台遠眺擬遊仙；
香爐起霧凌霄達，西嶼落霞映水妍。
夜靜龍門聽鼓浪，秋高虎井看澄淵；
紫山漁火如星斗，太武樵歌叫管弦。

以上八景，現除西嶼落霞夕照馬公港外，其餘七景，均無可見。此外有西瀛勝景之三亭（觀音亭、介壽亭、望潮亭）、西嶼燈塔、第一賓館

（曾為總統蔣公行館）和前述七美人塚、通梁古榕、跨海大橋、和林投公園等處，堪稱澎湖名勝，列為觀光之區。

澎湖物產，以魚產及特產為大宗。魚產以澎湖的七美西南與吉貝之北二大淺灘，適合於迴游魚類及低棲魚類的生長，形成一天然的優良大魚場，因之魚產量極大。民國五十三年最高產量已達四萬四千五百六十四公噸。漁業方面，現代化漁港已增建至三十餘個，漁民近七萬人，動力漁船近八千噸（六十二年估計）。

澎湖特產，以文石為最出名，可以刻章，製器；次為珊瑚、貝殼、海樹，人多珍視以為高貴裝飾品。魚類中的龍蝦和海蟹（俗稱海臭虫），也是遠近馳名，咸以先嗜為快。次為花生米和花生糖。

風島地區狹小，民性淳樸敦厚，黨、政、軍、民各界，以及各行各業有關人士，聚首容易。人類的感情，多由接觸而發生，聚晤時多，情感日濃。尤其在風季中，漁民不能出海作業，農耕閒暇，工人鄉居，入晚亦無所事，於是在鄉間爐寒問暖，相互存慰，表現出一幅鄉村和平互助，其樂融融的美好圖畫，到處可以看得見。至於鄉鎮市區，也由於軍民一家，彼此合作無間，相處十分融洽。而酒食酬酢，多因就地取材，價格便宜，但求實惠，不尚鋪張。公餘之暇，三五好友，一呼即至，或打橋牌，或玩百分，或下棋，或打球，或談天說地，或吟詠唱和，各就與之所趨，各人自得其樂，也可減輕風季中的苦悶枯燥不少。輪到夏天，活動面擴大，海島中涼風習習，

海灘上男女躍躍，又增添了若干觀光的景色與場面。一人有事，大家幫忙。民間有事，軍隊動員，各人奉公守法，社會宵小斂跡。凡是到過澎湖住過半年以上的人，莫不稱此風島的人情味重。

同時人情味的樹立與支撐，也要靠一些重人情，好朋友的古道熱腸之士，在此風島上起領導示範作用，我駐澎三年，經過三個冬季，各方面的朋友，都一致稱讚「馬公港務管理處主任」張湘煥先生賢伉儷，深具上述條件，大家都稱他倆為「馬公之友」。我離澎至今廿七年，隨時都在懷念這位老友，祝他倆愉快健康，一如往昔。其他好友甚多，恕不贅及。

外島前線生活體驗

一般人往往以為外島前線係艱苦地區，一片荒涼，日與海天為伍，如澎湖風季，歷時半載，陸上飛砂走石，有時匍匐前進，海上波濤洶湧，經常航行停滯。到處怪石嶙峋，却少林木花卉。離島淡水重於水菓，蔬菜重於魚肉。既乏聲色之娛，復鮮遊樂活動。而在戰地金（門）、馬（祖）、東（引）、烏（坵）（以上幾處，作者均曾駐、訪過），除了枯燥、寂寞、荒涼、苦悶的程度，遠甚澎湖外，更有敵人砲火的威脅，內有坑道、洞、堡潮濕的侵襲，這種生活，在短時間內，還可勉強忍耐、支撐，時間長了，難免沒有厭煩、愁苦之感。所以有些人對外島前線是不願意去的，或至少不大感覺興趣。因此，在奉調以前，儘量設法避免；奉調以後，就多方設法，早些內調。這雖是極少數的現象，但是關係革命認

識與命令尊嚴的問題。其實，就個人三年戍澎，四年戍金，以及短期訪問馬祖、東引、和烏坵的經驗，深深覺得外島尤其是前線戰地工作，有其若干優點：

(一) 容易建功立業

革命的基礎在精神，軍人的事業在戰場。戰地自然是危險的地方，但軍人有捍衛國衛民的責任，死且不怕，何懼危險！國父說：「既為軍人，則不怕死」，班超謂：「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間乎？」馬援更有「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的豪語。真所謂「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戰場上千千萬萬可愛可敬的長官、同志，他們也都是父母所生，各有親愛的家庭骨肉，親戚朋友。他們都能為國捐軀，不惜犧牲，自己有什麼值得顧慮和捨不得的地方？由於戰爭才是真實的考驗，身臨戰地，朝夕與敵接觸，表現機會最多，所以是最容易建功立業的地方。有人說：「與其在後方奔走鑽營，勾心鬥角，何如慷慨赴難，英勇上前，以爭取國家民族的光榮，也就是個人的成功」。這話雖不免稍嫌過份一點，但却是赤胆忠心之論。

總統 蔣公說：「現代的戰爭，是全面的總戰」。因此，在前線、外島，除軍人外，所有的黨、政、公教人員，也都是總體戰中的一員，其所負的責任，雖各有不同，然其對革命的認識和戰爭的意義，則是無殊二致的。也同樣容易建功立業。

(二) 切實作事之處

外島、前線環境單純，沒有後方的繁囂和物

質的刺激。社會上若干不合理的現象和浮華奢侈之風，更不易在外島前線生根。每天的工作，不是與敵人比拚，就是要當場驗收，必須經得起考驗，担得起風險。工作一定要切切實實的做去，才能站得住，立得穩。因此有本領一定可以用得上，顯得出來，也唯有真實的本領，才能經得起嚴重的考驗。所以是能切實作事的地方。

(三) 人情滋味豐富

前面說過，外島尤其是前線，不論軍民，一方面是因地區狹小，聚會容易；一方面却是不獨共患難，而且還是同生共死的地方。有了這種認識，凡是在外島、前線工作同志，就自然有一種格外親切之感。至於後方到外島，前線去訪問慰勞的人，更因見面不易，來去匆匆，最易真情流露。這種人情味的濃厚，凡是去過外島、前線的人，都能共同體會得到。

(四) 心境恬淡開闊

外島、前線，環境單純，社會風氣淳樸，充分享受大自然風光。極目遠處，大陸河山在望，使人立生反攻大陸，光復河山的雄圖。在台灣海峽中的澎湖羣島，雖無敵人面對面的直接威脅，但海闊天空，波濤萬頃，與前線完全一樣。在太武山頭（金門），在拱北山頭（馬公），靜觀旭日落霞，朦朧帆影；海鷗點點，漁火螢螢。所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頓覺胸襟開朗，心增恬淡。看這無限大的宇宙，自我渺如蒼海之一粟，除反攻復國，解救同胞這一至高無上的純潔概念外，真是了無一物，一切雜念全消。真所謂「存天理，去人慾」的好地方，「存

養省察，進德修業」的好處所。

(五) 體會真實戰鬥

總統 蔣公會說：「生活即戰鬥，戰鬥即生活」。因此，戰鬥的人生，才是真實有意義的人生。假使人生如白紙，生死循環，平平淡淡的過去，與草木同朽，這有什麼意義？在外島、前線工作，如能於風雨波濤中，馳航於七美，望安之間；硝煙彈雨下，巡弋於大胆、二担海面。故國江山如畫，復國戰志如虹，這是多麼富於詩情畫意的一幅美麗的戰圖。

(六) 獲得精神鼓勵

「前線第一，外島優先」，這是中央最正確的政策，在物質上外島前線，自然較後方優先供應；在精神上也受到後方無限的鼓勵。訪問、慰勞、救濟、慰問，是經常有的。而回到後方時，也受到相當的敬重。這是事實，不必贅述。

我服役軍中，在外島、前線，工作多年。初派外島時，曾經聽到外島生活枯燥的描述；再派前線時，又有如何危險，艱苦的傳言。但在親身經歷，並遍履所有外島，前線與離島後，在觀念上我却有如上的認識，而改變了傳說的不經。在長期的外島、前線的戍守中，我自己對上述生活，特別感到濃厚的興趣。現在，以退伍之身，還特別對外島、前線的生活，感到懷念。寄語軍、政各界未到過外島和前線的朋友，如果有一天奉派前去，請勇敢的踏上征程，相信必會有收穫的。

特此以意，作我「憶戍澎湖」的結語，並向外島、前線的軍、民致敬。